

记忆



消失的腊月货郎

□ 余平

在忙年货,购物需求量大,货郎的生意也好做些;二是平时人们都很节俭,辛苦了一年,手里也有了点钱,腊月里人们比平时要大方得多;三是人们过年杀猪杀鸡杀鹅,会有些猪毛鸡毛鹅毛,大扫除也会清出更多的废品来,货郎以物易物生意会不错。

每当听到货郎鼓声,乡间的大姑娘、小媳妇、大叔大婶、老婆婆、小孩子就会从四面八方过来把货郎担围得水泄不通。孩子会拿出平时积攒的零花钱,吵吵嚷嚷要这要那,女孩大多买头绳、发卡、橡皮筋,男孩则买玻璃球、毽子、连环画、乒乓球、鞭炮。小媳妇会把积攒的废品比如破雨鞋、空酒瓶、破茶壶等拿来换一些针头线脑、纽扣蜡烛之类的日用品,大叔大婶用鸡蛋鸭蛋换一些急需的年货,比如红糖、花生、瓜子、菜籽油,也会扯上灯芯绒布,给家人做新年的衣裳。

打我记事起,每年腊月总有一位叫黄叔的人来我们村卖货,他身板硬

朗,一脸黝黑,村子里的人都熟悉他。我最垂涎的是黄叔货筐里的麦芽糖,一看见他来到乡间,我就飞也似地跑回家,从床下拿出我积攒了一年的牙膏皮、塑料瓶等废品,跟他交换麦芽糖。黄叔先对我的东西进行估价,然后拿出刀具,比划着可以换取的糖块大小,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成交。黄叔于是用一个小榔头轻敲几下刀具,一块麦芽糖便从糖饼中分离,我又要反悔,强词夺理说他给的糖太小了,黄叔无奈,嘴里念叨着“小屁孩”,还是又敲下了一块给我。

往事还历历在目,童年里每逢腊月我都会沉浸在货郎鼓的诱惑中,几十年过去了,乡间再也听不见幽幽的货郎鼓声,挑担子的货郎离我们渐行渐远。如今,腊月里置身于琳琅满目的超市打年货,却怎么也找不到儿时在货郎面前买东西的那一份满足感和欣喜心了,我始终忘不了的,还是腊月里那悠悠的货郎鼓声。

抒怀

我很幸运,在人生成长的历程中,一直有父亲母亲的谆谆教诲,言传身教。

先来说我的父亲吧。上个世纪,父亲中学毕业以后不得不辍学劳作。之后成家立业,养育了哥哥、弟弟和我三个。八十年代,父亲经营木材生意,早早就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算得上是少有的富裕家庭。于是请了推土机师傅推地,挖地基,购买钢筋水泥砖瓦,周边邻舍都知道我们家准备建新房。而就在这时,父亲患上了坐骨神经痛,不能再经营木材生意,且看病费用也不少,而我们都慢慢长大,学习等要开销的费用也越来越多。父亲决定:新房暂时不建,留下来的钱,供孩子们读书!为此,母亲很长时间都不能理解父亲,周边邻舍也有冷嘲热讽。直到我们兄妹三个完成学业,陆续参加工作后,父亲才算是缓了一口气!他说,如果没有让孩子们完成学业,纵使有楼房几层,有家财万贯又如何?如今,我们兄弟姐妹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应有的奉献,回报父母,回报社会。现在,父亲不用操持家庭,他能安下心来做学问,上老年大学,学写古诗词,上传统文学班,他爱学习的那股劲儿依然是儿女们学习的榜样。父亲告诫我们:诗书传家,腹有诗书气自华!

再来说说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一名普通的妇女,勤劳朴实,任劳任怨,不计得失。所以,母亲的人缘也是极好的!直到现在,母亲在家馨园小区入住这十多年里,只要身体允许,她总是打扫从一层到六层的楼梯间,擦扶手,拖梯级,擦窗户,扫一楼的前坪,从无怨言。时间长了,久了,楼上楼下的年轻人也主动投入打扫卫生的行列,乱丢乱扔的越来越少。而今,这个没有物业的老旧小区,在众多如母亲一般不计个人得失的小区居民的带领下,创建了文明小区,卫生环境一流,文明指数一流,尊老爱幼蔚然成风。母亲用她的行动教育我们,要做一个于社会有用的人,能为社会发光发热的人,要邻里和睦,不斤斤计较……

而今,我、哥哥、弟弟,我们都已成家立业,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我们从父亲母亲身上学习传承的这些美好品德,延续到了我们小家庭的每一个人身上。

我的父亲母亲
长沙市望城区长月思源学校 谭廷芳

诗吧

小镇的夜

新晃侗族自治县中寨小学 杨世万

仲冬的夜
深得难以见底
风卷走白日的喧嚣
万物都成了夜的囚徒
独立江岸
看斑斓的灯火
燃起玫瑰色的欲望
叶,去了远方
银杏树还在原地痴情守望
一艘小船,泊在出发的渡口
摆渡人去了天堂
黑夜难掩心事
任江水将它浸泡成情感的化石
沉放在岁月的长河里

灯,渐次熄灭
黑,笼罩大地
寒风的利刃蜂拥而至
让我的脸与心隐隐作痛
小河失去了往日的倔强
只有几处水泊在苟延残喘
在光的帮衬下扑闪着一抹光亮
我与之深情相望
抬起头
乌云遮掩了天光
披星戴月成了一厢情愿
夜深了,还有人举杯言欢
他们的豪言壮语没有捂热寒冬
我想用文字叫醒春天
却打破了夜的沉静

妈妈的吻

印象



陈闲珍/摄

畅情

时光最美的停顿处

永州市第五中学 何礼楷

有人说,一个城市,需要有自己的特色,哪怕是最不看好的外表,也必将超越繁华的面子伪饰。位于永州零陵古城内的东门老巷,就能满足人们对她内心充实之美的所有想象,每每经过,便会留下精致的美好时光。

当你走近她,你会发现小巷里还有很多便民的服务,比如理发店、补鞋店、缝衣店、杂货店、小诊所、牌馆等。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理发店,当你躺在古旧得发黄的竹椅上,理发师用剃须刀,在剃干净你的胡须的同时,也剃去了你的愁绪,倘若选在黄昏的午后,夕阳覆盖着小巷深处的罅隙,滴滴漏漏,渗透了整个昏黄,你的眼里就有一种神性和人性胶着的神圣之美。

累了、渴了、饿了,可以停下来,钻进路边的小吃店,来一碗正宗的永州米粉,或一盘色香味俱全的永州血鸭,或一碟

风味独特的永州喝螺,或者再要一碗米饭,就着螺蛳汤喝,味道好极了……

若是雨天,你也许会想起戴望舒笔下那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只是不一定能逢着丁香一样的姑娘,却一定能遇到步履蹒跚的老爷爷,满头华发的老奶奶。他们对你的到来,只淡淡瞄一眼便兀自慢悠悠地离开,自有一份不询问不打扰的安然、静好。

老巷一侧靠近东山景区的老房子,高高的台阶、斑驳的墙面、木制的窗户今日依然能显示曾经的繁华与时尚。老零陵卫校和老零陵四中当年临街二楼的明窗后曾有过求知少年的琅琅书声抑或是豆蔻年华的少女巧目盼兮的眼神?

再往前走,便会见到古城墙的遗迹。当年穿过城门去上学的稚童如今垂垂老矣……枝干粗壮的大树兀自静



立。它应该见证过往日今夕。仲夏的蝉鸣聒噪,唱着千百年来不变的歌谣。老树未老,满目绿色繁茂。

回首老巷全景,狭长的巷弄,望不见里面的故事。墙头砖缝里不知名的草木静静地舒展自己的青葱活力,几挂红红的灯笼装点着灰色的巷弄却不知是否也装点了古巷人的梦?

老巷悠悠,其心依然。你来或不来,我都如这城墙上的花草树木,晒太阳,听清风;安静地呼吸,随意地生长。你走,不送;你留,不迎。你走你的脚步,我盛我的芳华……

岁月流转,繁华落尽是沧桑,驻足回眸,沧桑过后是淡泊。此刻,那一碧长空,那一卷盛夏,风轻轻……